

目 录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萨拉齐——访当年大青山抗日 游击队老队员陈顺同志……陈顺口述、李维章整理 (1)	
绥远省乡村指导员的培训和解散 白星桥口述、董文华整理…………… (9)	
日寇在萨拉齐的暴行 刘绍仁供稿、李维章整理…………… (13)	
抗日时期在毛岱乡散传单的回亿……………宋 玉 (23)	
抗战时期国民党萨县游击县政府始末…………… <u>程景华</u> (29)	
水涧沟门水利制度今昔 郭汉、王之业供稿、王怀瑾整理…………… (31)	
民生渠的变迁……………土 夫 (34)	
萨县种植鸦片及其恶果……………刘绍仁供稿、李维章整理 (38)	
对昔日货币的浅谈……………李巨才 (43)	
萨拉齐的饮食行业……………张静安 (46)	
土右旗的铺沙西瓜……………张静安 (71)	
土右旗有一条重要古道……………刘文信 (78)	
浅谈二人台的形成与发展……………张 毅 (84)	
旧话新叙萨县的人材……………李维章 (93)	
略谈萨拉齐庙宇古迹……………葛子英供稿、王怀瑾整理 (107)	
萨拉齐街巷取名由来……………葛子英供稿、王怀瑾整理 (112)	

百灵庙暴动的领头人——云继先·····	土 夫(117)
王经雨传·····	史银堂(121)
晋梅五·····	云呈玉回忆、董文华整理(144)
内蒙二人台著名表演艺术家刘全同志纪实·····	李 微(147)
记一生多难的贾海峰先生·····	吕 贵(171)
两包草药除百忧、一根银针解千疾——记萨 拉齐著名中医大夫董贵·····	葛子英(184)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萨拉齐

——访当年大青山抗日游击队老队员 陈 顺 同志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四省。国民党独裁统治者蒋介石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把东北四省拱手送给日本帝国主义。“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平、津沦陷，察绥相继失守，萨拉齐也被日本占领，当年大青山抗日游击队老队员陈顺同志曾亲身经历这一时期，以下情况是根据陈顺同志的口述整理成的。

“九·一八”事变后，当时的国民党绥远省政府表面上高唱什么“抗日救国”，实际是组织力量，加强防共。为了防止共产党在农村的活动，伪绥远省政府从各中等学校的高中学生和地富子弟中招收了一批青年，经过短期培训后安排到各县乡村任“乡村指导员”。它的主要任务是：抽时集中农村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并且灌输防共论调，教学唱反共歌曲。记得有这样支歌，歌词内容是：“共产党杀人如割草，无论贫富皆难逃。富农要觉悟，贫农要知道，共产党来了一齐都糟糕。共产党骗人的法子高，土地给人买人好，等到收粮食，他要全拿跑，先甜后苦众人吃不了”。

国民党绥远省政府连续培训了三批壮丁，他们大部是地富子弟，毕业后都回到各自村里，加强组织反共力量。

日寇侵占东北四省后，利用东北地区的一些坏人，以经商作掩护，潜来绥远省各地，给日本人通风报信，送情报。当时萨拉齐县城内（就是现在的新华书店靠西）有一个坐南朝北，招牌很亮的洋货庄叫“大生源”。里面全是一伙东北商人，其中有个叫曹合年的就是日寇的特务头子。这个据点就在国民党萨县政府警察局的眼皮底下，但无人过问。当时的国民党县政府仍是宣传动员老百姓防共反共。1937年3月份，萨县县长于纯斋亲自出马，到各大村庄召集青壮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惨无人道，说什么共产共妻。记得当时我曾同本村的青年去苏卜盖村参加过一次这样的大会，并听过于纯斋的讲话。

1937年9月末，日军侵占了绥远省接着萨拉齐也沦为敌手。从此，“大生源”洋货庄的这一伙东北商人摇身一变都成为日寇的忠实走狗，处处为日寇效劳，残害老百姓。同时这伙人也都成为当时日伪政权的重要人物了。日军进入萨拉齐县城后，穿城而过，只留下少数人组织维持会，建立伪萨县政府。这年冬天，县城外十分混乱，尤其是县城里，有时不知什么原因，四个城门紧闭，鬼子兵不准老百姓出入城门。城里有财产的人恐惶万状，度日如年。当时不仅可能丢掉财产，就是连性命也很难得到保证。如美岱召村康全朝的儿子，在本村保甲团服务，日军去了该村，不知是何原因，将他捆上就走，一直没有下落。当时人们都说：“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问题，搞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那时王经雨家紧靠着美岱召火车站，他常到我家里来。听他说，他不准备继续种地了，想找个时机去做抗日救亡工作，为的是能有一条光明的出路。他说：“大家只要组织起来，同心同德，做抗日工作，才是中国人民的一条根本出路”。从那

时起他四出活动，整日不在家。

日寇占领了绥、包之后，为了保证这段铁路线的畅通无阻，在沿线每个车站都驻有二三十个鬼子兵。这些鬼子兵白天三五成群到附近的村庄乱窜，侮辱妇女。到了晚上，他们向各村庄乱打机枪。搞得农民不能安心生活。有财产的人家，都迁到别的地方去住，就连在铁路工作人员的家属也不能在车站居住。当时农村很乱，老百姓受各种势力的压迫真是一言难尽。首先是日本鬼子，其次是日伪军李守信的骑兵，人们称“二日本”。“二日本”行军路过各村，不论打间住夜，一进村就要男人给他们溜马，他们则在村里乱窜，人马吃喝都得向农民要，稍有怠慢，便遭毒打。因此，老百姓自发地反抗事件也时有发生。如：纳太村去了几个敌人的骑兵，因残酷压迫当地老百姓，被该村的刘格父子缴枪后杀死。后来，刘格父子二人带上敌人的枪、马，加入了郭长青的部队。又如：在美岱召镇瓦窑村，去了几个敌人的骑兵在村里乱窜，也被村民马标小、焦满好缴枪后杀掉。以后也加入郭长青部队。还有古雁村同样也有类似反抗敌人的事例发生。

在那个时代，老百姓除受日本鬼子、汉奸、特务的压迫外，还得受当时萨拉齐沦陷后留下的残兵败将的践踏。如当时的郭长青之流，经常在城周围摸来摸去。白天不知躲到哪里，一到晚上就到各村乱窜，向农民要吃要喝。农民的牲畜常常被他们强行“借”走，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当时郭长青家住六道坝村，其队伍后改编为“抗日自卫军”，属“绥远省抗日自卫军总司令”于存灏领导。郭长青任师长，参谋长是史宜亭。同年冬天，日本人放弃城外，在县城里先成立了维持会，稍微稳住脚跟后，便开始建立伪萨县政府，下设各种机构。当时

“大生源”洋货庄的那伙东北商人都被安排到日本人的内部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和伪警察署当了署长。曹合年留到县城里的特务机关成了头目。

1938年初，日寇在萨县城里稍取得了些秩序后，便开始组织各伪行政机关，将原来的四区改为四署，设在何家圈圈村。署长就是“大生源”的一个东北商人，姓元，人们称呼其为元署长。指导官是日本人村田。当时苏卜盖村被改为协理乡，沙兵崖村的成士全动员美岱召村的刘温当了协理乡乡长。成又动员该村村民裴德当了日伪四署的自卫团总团长。日本人利用裴德把四署地区的土匪收编为日伪自卫团。张老猫，赵明亮部改编为第一团。张老猫驻防沙图沟村，赵明亮驻防美岱召村。王经雨1938年改名为王生民参加了赵明亮部，给赵部当文书。当时管大咀、陈老卜部被改为日伪第二团。管大咀驻防苏卜盖村，陈老卜驻防东老丈营村。沿山地区大股土匪都被改编为日伪自卫军，当时萨县和绥远省留下的一些地方绅士和散兵游勇都躲藏在武川西南地带的大山里，人数很多，后来被国民党改编为“绥远省民众抗日自卫军”。名为抗日，实际上是欺压老百姓，这些自卫军之间也互不干涉，谁也管不了谁。37年——38年，这伙自卫军因人马供给都向当地农民摊派，致使当地农民无力承担，最后弄得兵无粮自散。虽然还留下些人保存下来，但人数不多。据我知道，有毛招财、韩二宏、鄂友山等。当时郭长青部都过了黄河南。但趁机过黄河北岸进行骚扰活动。

一九三八年秋，八路军挺进大青山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随着，第一批做日伪军的工作人员来到了沙图沟。不久，于原跟张老猫联系起来，张老猫虽然是土匪并投降了日军，但他就不拥护日本军，也不给日军出力办事。当时于原住在沙图沟村，

穿着日伪自卫团的服装，出入很方便。他白不知去向，晚上回到村里印发抗日救国的宣传材料，到处散发，后来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同年冬末，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刘启焕同志来到美岱召村和王经雨同志联系起来。时间不久，王弼承同志也来到该村，三人同组织“抗日救国会”，发展会员，当时组织很机密，工作十分顺利。为什么能够这样呢？首先，日伪自卫团的裴德和张老猫拥护八路军；其次，共产党开展新的地区工作方式方法和指导思想对头；再次，三位领导同志深入群众，做艰苦细致地宣传工作。尤其是刘启焕、王弼承两位同志在美岱召村对群众工作做得相当深入群众很信任。有一次，日本鬼子兵、汉奸、特务把美岱召村包围起来，挨门逐户搜查八路军的工作人员。当时王弼承同志就在村中，恰好正遇的村里一家老人去世，儿子们穿了孝衣孝裤去给娘舅家磕头报丧。村里群众就让这家儿子把孝衣脱下，让王弼承穿上并送其顺利出村。由于王经雨同志在日伪自卫团熟悉情况，而且掌握的很好，便利了党的工作人员的活动。仅一年多的时间，美岱召、美岱桥、沙图沟、河子村就建立起党的地下组织。与此同时还建立了武装游击除奸小组，并且到其他村庄开展活动。日伪萨县政府特务机关派来的特务人员，到了美岱召村后有来无回。从此，日伪机关对美岱召村十分注视。由于管大咀是靠近日本人的，因此当接到命令后立即率他的部下进城接受整训，而张老猫及其部下则不愿进城受训（张本人是拥护八路军工作人员的），对此设法搪塞过去了（我们离退休的干部田恩旺同志能作证明）。

为什么当时我们的抗日游击队能够在美岱召村建立起来呢？因与裴德、张老猫也有一些关系。当时日伪自卫团和张老

猫团一调走，王经雨就离开了自卫团。他和王弼承同志早就有建立游击队的想法，在除奸小组的基础上，逐渐扩大队伍，武器来源就地取材，由于事先做了周密细致的工作。刘玉贵从他们村保甲团里给抗日游击队拿出武器，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拿。后来游击队壮大了，仅美岱召、美岱桥两村就拿出二十支步枪。东老丈营、苏卜盖村又拿出十多支步枪，共计三十多支枪。不到两个月抗日游击队发展成70多名。当时，杨思华同志、王经雨同志担任游击队长。上级对萨县游击队很重视，大青山的八路军最高领导人白如冰同志，经常来游击队视察工作。靳崇智同志常住游击队给予指导并和游击队一起外出活动，跟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三县游击队虽然人数不多，但从一九三九年后半起到一九四三年四月止，对牵制敌人起了很重要作用。日本鬼子每年至少四次派兵进攻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特别在春耕、夏锄、秋收季节是比较有规律的。

一九四三年初，萨县游击队和鄂友山部发生了摩擦，因游击队人数少，于是上级决定暂时放弃在这一地区的活动。萨县游击队一走，国民党的军队就逐步增加，但他们不是对付敌人，消灭敌人，而是欺压人民群众。万家沟刘龙正、二德子是王有功的部下，他们的队伍人数很多。一九四三年秋，把驻扎在美岱召车站的日本鬼子包围起来，把何家圈圉警察署也包围了，这种机会他们没有充分利用起来消灭敌人，而是把何家圈圉村的骡马抢了个精光。

一九四四年冬，鄂友山派魏结卡的部队进驻古雁沟红坝村。当时魏的军队向巧尔气村要下些粮食，因时值冬季，寒气袭人，农民衣不蔽体，没有按时把粮食送到。这下可惹恼了魏结卡，于是他就率部凶神恶煞般地开进了巧尔气村。该村保甲

团员李三挠见状，开枪就打，魏的军队遭到突然袭击，难以入村。魏结卡便老羞成怒进行疯狂的反击，见人 就开枪。一刹时，巧尔气村喊声四起，死尸遍地，笼上了一层白色恐怖的阴影。沙图沟村有个叫武旺士的青年，当时因随带刚生了小孩的妻子，正住在巧尔气村。他听到枪声后，马上跑了出去，他一个人出去不要紧，这下可使他的妻儿老小遭了殃。魏的军队一进他家就把他的妻子打死，他的岳母也吓死了，孩子也不长时间给冻死了，一家死了三口人。此次，农民共被打死五十余人。

一九四五年初，魏结卡的军队去三间房乡东牛五营村，该村中央赵光耀院内有座大炮台，这里有准格尔旗的一个蒙族兵。他见魏的军队进到这个院子，开枪就打。最后终因寡不敌众，不仅他一人被击毙，而且使该村遭到了空前浩劫，有四十余人被魏部打死。

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前半年，沙图沟后干沟常住郭长青的部队。他手下有个白连长，这个人狡诈凶残，诡计多端，平时他让部下化装成农民，腰里带上手枪，到处乱抓人。抓回来后就一个一个地拷打，美其名曰：“请财神”。通过拷打，逼要大烟，能多拿大烟的就叫“财神”。沙图沟四队抓回高米换、高大财，大脑包村的赵挨，康卜村的老郭山的儿子和孙子二人。白连长很高兴，因老郭山是财神，于是他让一个士兵专门看管老郭山的儿子。到了夜间，由于疏忽，老郭山的儿子跑了。白连长大发雷霆，臭骂了一顿士兵后，余怒未消，最后决定枪决了几个人，同时还把抓回来的其他人“陪桩”。这下可吓死了高大财，就连老郭山也不敢去看看他的孙子。于是他就托人带了许多大烟去敬供白连长，可托的人却把大烟送到了别的

地方。白连长未看到老郭山的踪影，也没收到给他的大烟，就把他的八岁的孙子立即撇碎了。

抗战八年，郭长青的军队明走暗来，白天住到沙兵崔村后照壁崖、狼窝沟，夜间去村里欺压农民。以后郭长青干脆坐镇黄河南岸全部吞掉抢来的财物。郭手下有个黑干将家住山格架，名叫刘旺宏，一次刘母领着外甥女去三间房走亲家。去了该村一个叫吕掌盖的家里。刘母看见吕的妹妹人样挺好，便向吕的妹妹要了一张照片，当即拿上这张照片渡过黄河献给郭长青，并说若郭有意的话，她可以提亲。两人一拍即合，郭长青表示十分欢喜。于是刘旺宏母亲再次回到三间房，找到吕掌盖的妹妹吕尚迎，提出这门亲事，可吕尚迎说啥也不同意。刘母又渡过黄河与郭长青如此这般说了一番。郭长青又恨又气，便于一九四〇冬率部四五百人，亲自来到三间房村，把吕尚迎抢走了，并强迫成了亲。郭长青年已四十八、九岁，而吕尚迎当时才十七、八岁。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陷入穷途末路。沿山区住了很多国民党军队，他们不是去组织力量消灭日本鬼子，而是欺压残害百姓。当时沿山区一带农村都种大烟，第一茬是日本人要大烟税；第二茬是鄂友山的军队住到美岱召村要大烟税；第三茬便是郭长青的黑干将刘旺宏也要大烟税。三茬大烟税，迫得农民交不起，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土地来抵烟税。而老百姓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挣扎。

陈 顺 口述
李维章 整理

绥远省乡村指导员的培训和解散

白星桥 口述

董文华 整理

我是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参加绥远省乡村指导员训练所简称第一期“乡训所”的学员。当时，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兼任所长，我的哥哥白镜潭任副所长，高伯玉任主任（高伯玉、莫斯科大学毕业生，他是阔人石华源的女婿他的思想近乎共产党）。乡训所的教导主任叫李大召。是傅作义的少将参谋，给第一期学员代军事课。

这一期学员共一百五十人，分十三个组（也叫班、小队），每三个小队有一个指导员，他们是傅作义部下的军官（排长），每一个班内有一个小指导员、一个组长、一个副组长。组长、副组长听指导员的指挥，我们学员服从组长、副组长的领导，我是在选的第一组组长。

在训练期间，我们每天六点钟起床，转新旧城跑一圈，一人背着一支枪，一颗手榴弹，一板子子弹。晚上，我们又把枪交回指导员手里。训练所的地点在新城的一家营房内。打靶时，指导员只允许我们学员打三枪。

“乡训所”学员的徽章是一个桃形小章。外表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形态，正中有笔、锄、枪三种图形，表示乡村指导员的主要任务是抓“三杆子”（笔杆子、锄杆子、枪杆子），笔

杆子抓学校，锄杆子抓生产，枪杆子抓军事。至于我们的培训任务，除上述“三杆子”外，还有“五干精神”（苦干、实干、硬干、快干、穷干）。

“乡训所”的课程除军事训练外，还有政治、文化、自卫，学习时间安排，上午八点至十二点，下午两点至六点。所有课堂中军事讲话多。经济文化课的讲师是北京科学文化学术四大阔人中的梁漱溟的学生（姓名忘记了）。自卫课的内容，是仿照全中国三个自治县的经验，河北定县是自治县的典型，“乡训所”从定县请来一部分讲师，其他两自治县典型没有来人。梁漱溟的学生给我们讲过梁漱溟著的《中国民族最后觉悟》一书，此书约二三寸厚，它是中国的一本巨著，解放前非常盛行，我们在受训期间，除了学员其他人是很难搞到手的。我们的讲义师有赵子威（法国里昂大学毕业生，也是有名的留学生），还有孙福元、张韩清讲师。讲师专门给学员授课，上级首长常来乡训所讲话。傅作义所长经常到所讲话，财政厅厅长冯玺、民政厅长（姓名记不清了），还有某厅的赵镜师，也常来讲话。赵镜师的官职高于其他人。据说他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曾与蒋介石参加过竞选。讲课地点在新城西街的一个厅子房内。

第一期学员总共训练了六个月。毕业时发给毕业证书。我是高小毕业，具有初中文化程度，比起高中程度的学员来，只是学了一知半解，因听课的能力与高中生悬殊较大。我受训时穿过上级发下来的一套制服，每月津贴费十元，全部用在生活上。

我被分配到丰镇县龙胜庄工作。此庄是一个小镇，镇上面设有区。我到任后，主要是辅佐镇长王万营工作。我的职称是

乡导员。

我分管龙胜镇的工作，有三方面：管军事工作，只能在平时指挥一下“保商团”。出门期间能带一两个“护兵”。当“保商团”执行任务时，团内的几十个士兵由班长管理，在维护治安时，我有权调动“保商团”的人，通过下条子，命令他们到城门上站岗。总的来说，我是辅佐地位，只有调配权，没有管属权。

龙胜镇政府和区政府相隔不远，办事人员来镇查访问事，不需要镇政府招待，自区政府改为新政府，区长改为自治指导员后，所有去镇里办事的人统统由自治指导员接待。

管文化教育，只是代理镇立小学校的名誉校长，我曾为学校担任过教员，每月领过八元钱的津贴。

管生产建设，也同管其他一样，只是处于发号施令，催一催，喊一喊，虽说是没有实权，但谁也不敢低估我。

在丰镇县工作期间，关于我们乡村指导员系统，县政府设有一名专职干事，这个县的刘干事是乡村指导员的头目，在指导员中出现了问题后，刘干事先向县长汇报，然后行使他的职权，直接处理乡村指导员出现的问题。

我在丰镇县过了两个大年，那是在民国二十四、五年两年。民国二十六年，我调回萨拉齐县四区美岱召大乡，仍任乡导员。美岱召大乡没有龙胜庄大，但实际工作却比龙胜庄复杂。美岱召大乡的党政财文都得管理，因距离原来四区（当时的自治政府）较远。往来办事人员都得接头，所以这个乡的财政支出比较大。就在我到任美岱召大乡的当年。大乡的帐簿进行了改革（实际上民国二十三年，第一期乡训所结业后就开始改革）。过去记帐先生记的是流水老帐。从民国二十六年起

司帐记的是新式帐簿，过去记帐无单据，新式帐簿凭单据。簿记法好处多，收有收，支有支，单据就是原始凭证。我在大乡任乡指导员，直接与乡长刘温、副乡长王经雨、赵生财共事。司帐每记一笔帐，不但要通知乡长，而且要通知我。所以单据和帐簿的手续，严格防止过去公开贪污的现象。至于暗地贪污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大乡里的新式帐簿全是由县政府发的，封面盖有县政府的印章。不能随便更换。

大乡里的乡兵共有十几个，排长叫康存米，他送我一支大枪，一支手枪。我有权管属他们，虽然担任着自卫队的名誉队长，但当时社会治安较稳定，没有战争也很少有急事，不必要经常带领自卫队到处巡逻。

我又是美岱召村民校的名誉校长。这个民校规模不大，我也没有去代课，干预的事情也不多。

受大乡管理的村子有的没派村指导员，因此，我与各村村长来往甚少。四区自治指导员李梅与他们是上下级关系，李梅有权指派村指导员，村指导员有权辅佐村长抓村子里的“三杆子”（笔杆、枪杆、锄杆）。

我从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到秋天约七个月的时间，美岱召大乡应事人对我很尊重，专门把大地户董来套的一处院子腾出来让我的家属居住。那年秋天，日本鬼子侵占了绥远一带，萨县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害怕日本鬼子，也看不惯当时的世道。大乡里的应事人也看出我的心事，劝我把家眷搬回萨拉齐，我同意他们的意见，把女人和孩子们接回萨县县城居住。

美岱召大乡的副乡长王经雨看到我手下有十几个跑乡的兵丁，其中有管大咀、亢保玉。王经雨一心想把我这支武装力量拉出去，上大青山打游击。遗憾的是，当时我没有那么大的胆

量，没有上山。不久，我的乡兵把枪支都交到区里，我成了“光杆司令”。在我的乡兵没有解散之前，美岱召村的都格勒达的大少爷劝我归属蒙古族的“福厘局”以此保卫自身安全。当时我也没有按大少爷的想法去办，我在美岱召村过了中秋节后，便隐居在萨县城里，我才知道王经雨归了张老猫的日本自卫团，在自卫团当文书。王经雨一没有利用上我的乡兵，二没有利用上老猫自卫团，不久，王经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抗日游击队打日本鬼子。

日寇向西进犯把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追到萨拉齐县一带，和我一同干乡村指导员工作的好友，通知我跟上后期分训所负责人孟文重离开萨县，退居到西面的安全地方。重新组织队伍。当时我不愿意离开本乡田地，与其他乡村指导员一样都隐居了。国民党的萨县县政府以及区政府改为日伪县政府和警察署后，我和萨县的老百姓一样当了亡国奴，老乡们说，我们这一类“五道爷”神像在沦陷区被日本鬼子都“打倒”了。

日寇在萨拉齐的暴行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平津沦陷。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分兵向平绥西线进犯，察哈尔、绥远、大同相继失守，萨拉齐也在劫难逃。一九三七年十月（民国廿六年九月十三日）这天清晨，日本侵略军大举向萨拉齐县城进攻。天空中机声轧轧，大地上炮声隆隆，机枪声步枪声交织在一起，向萨县城扑来，好像想一口吞噬萨拉齐县城的样子。当时国民党萨县的地方团队早已逃之夭夭了。只有少数留守的东北挺军马占山部，进行

了一番抵抗，因众寡悬殊，随即撤退。日寇的骑兵、汽车兵凶神般地占领了萨县城。尽管当时由萨县商会杨青兰等动员城内老百姓家家悬挂日本国旗和组织人欢迎皇军，而敌人则以烧、杀、宰、割等高压手段来征服中国人。一进城后，便在东门里玉皇庙戏台附近的水坑旁边，屠杀了三十多个中国人，其状惨不忍睹。

沦陷后的萨拉齐，在日寇恐怖政策的笼罩下，山河变色，大地沉吟，人心恐慌不可终日。善良的老百姓成了日本鬼子铁蹄下的亡国奴，人人自危，朝不保夕。日本侵略军一方面施行其用武力征服手段，另一方面又采取伪善政策。什么“日中亲善”、“大东亚共荣”、“王道乐土”等欺骗论调，妄图使中国人民屈服它的刺刀下。敌人奸淫虏掠焚杀宰割等残暴行为，在萨拉齐县人民心目中留下了血泪斑斑的罪恶史，罄竹难书。总而言之，一句话，“亡国奴不如丧家狗”。凡是在日寇统治地区居住过的人们，不会忘记它的暴行。现在我将当时的一些情况，分述于次，供后代人知晓。

汉奸、特务相继露面

话需从头说起，记得在一九三五年秋天（民国二十四年），萨拉齐县城内大北街路西（后迁至大西街现新华书店靠西）新开一个商店叫“大生源”，经营文具、纸张和小孩衣服，钟表等商品。特别是在每年春秋两季各学校开学初，大减价销售商品七天。因此，学生都争购优惠货物，生意显得十分繁荣。原来这个商店的经理姓金，东北人，善于逢迎各方人士，态度谦虚和蔼，人们都感觉到此人是一个善良的买卖人。

过了不久，这家商店在萨拉齐县城内大街道两旁的墙壁上书写“仁丹”高标（字体一般大，均为白色），十分醒目；同时又在一些小巷口墙壁书写“老鸱眼药”商标（均为黄色）。当时人们并不为奇，因为这个商店也经销这类药品。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占领萨拉齐县城后的不几天，县商会（维持会）组织城内老百姓手拿日本国旗去火车站欢迎第一任萨县的日本顾问佐百宏时，这个“大生源”的掌柜也参与。此后就是这个“大生源”的金掌柜经常出入日伪萨拉齐县公署。不久换上警服，成了警察署长。足登马靴、身配战刀，满口日本语言，什么“八格牙路”，你的、我的，大大的！等情况，人们才知道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奸，日寇的忠实走狗。以后才明白：“大生源”原来在萨拉齐县城内本街两侧写上的“仁丹”商标表示“通道”。写着“老鸱眼药”字样表示“此巷不通”是为日本侵略军预先设制的“路标”。

日伪在萨县的军事部署和特务组织

日寇侵占萨县城后，首先用武力镇压手段迫使人民在它的统治下服服贴贴地当顺民，做他们的奴隶。当时日本军萨县城防司令片通和齐山司令坐镇萨拉齐。司令部分别驻在后炭市街路北任和卿院内（现在党校）和路南的几个大院内。然后将大东街学校作为营房，又把三道巷的几个院落霸占，形成一个互为防御的碉堡群，把日伪军李守信的骑兵第八、九师分别驻扎在县城附近的村子里往来巡逻。把日伪同盟军何连顺的部队驻扎在吴坝村和二十四顷地乡，又另还驻有日伪军小分队。日伪萨县政府警察科下设五个警察署。第一署设在县城内，第二署设